

特务连

徐贵祥



习三十米攀登的时候崴了脚脖子,属于光荣负伤。这伙计最近表现尤其突出,比武晓庆还略胜一筹,深得他们班长马学方的赏识。据说在我们这批新兵中,有可能第一个入党。

7.其实你很骄傲
结果是,这一次我又被武晓庆打翻在地。从地上爬起来的那工夫,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再一次感谢陈骁。就在我被王晓华的训练折磨得心如死灰的时候,陈骁从师里学习回来了。我是在晚饭的时候见到陈骁的,那一瞬间,我像是孩子见到了久别的爹娘,虽然陈骁离开连队也不过两个星期。我有太多的苦水要向陈骁倾诉。但是在饭堂里,我不敢造次,我甚至不敢向排长的那一桌子多看一眼。

那天晚上我最终没能受到陈骁的单独接见,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。

第二天陈骁去了训练场,我站在队列里,向他行注目礼。我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,严肃中我巧妙地加进了一丝激动的情绪。我相信陈骁注意到我的眼神了,对我的激动一定心有灵犀。但是,陈骁站在队列外面,扫视众人,一视同仁,非常的一本正经。陈骁在队列前说了几句话,无非是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,几位班长都很负责,老兵言传身教,新兵发奋图强,一班长抓全面,连队很满意,我感谢大家,等等。没有出现我期待的那种局面。

陈骁那天观看了全排的训练,从五公里越野,到百米障碍冲刺,再到木马和单双杠练习。那天王晓华没有让我靠墙,但也没有让我参加表演,而是让我和张海涛一起观看,不是坐着,而是立正在场外看。

就连我也感到惊讶,仅仅几天,我们那一批同年兵,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武晓庆居然在百米障碍冲刺中拿到了全排第三名,动作相当熟练,甚至可以用流畅来形容,一声令下,这个小白脸如同猛虎下山,纵横跳跃,持枪冲击,所向披靡,简直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老兵。令我不安的是,跟我一起被表演排斥在外的张海涛,跟我的情况也不一样。不让我参加表演是因为我的技能不行,用王晓华的话说,不能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而张海涛不参加表演是因为他在昨天练

基础动作练完了,解散休息。我蛮以为陈骁会关注到我,会过来问问我的情况,但是没有。陈骁一本正经地对王晓华说,对于跟不上的同志,不能姑息迁就,要教育他们树立吃苦的思想,加班加点,迎头赶上。

王晓华是怎么回答的我不知道,我的脑子里当时一片愤懑。我心里想,排长啊排长,你怎么这样官僚呢?你怎么这样无情呢?我把你视为兄长,视为组织,视为知己,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一点关怀和鼓励呢?谢谢你说我是跟不上的同志,而没有说我是后进同志,这算是给了我面子,可是你为什么不去找我谈谈,听听我的委屈呢?

这一次我备受打击,陈骁给我的打击远远比王晓华给我的打击大得多。王晓华给我的打击是表面上的,而陈骁给我的打击是深层次的,是伤害到心的。

我在心里推测,就在陈骁回到连队的这十几个小时内,王晓华肯定跟他汇报我的训练状况了,而且肯定是往差里说。

陈骁跟我促膝谈心是在他回到连队的第三天,陈骁把我带到训练场的西北角,这个位置很有意思,能够看见训练场上那如火如荼的场面,又听不见那里的声音。

陈骁那天表情有点怪,很深沉的样子,问我,你知道当初挑兵的时候,为什么班长们都不挑你吗?我说不不知道,也许是嫌我笨吧?陈骁说,你是笨了点,但重要的还不是这个,其实你很骄傲。我顿时感到很委屈。我说我没骄傲啊,我一个新兵蛋子,连一条军用裤头都没穿旧,怎么就敢骄傲了呢?排长你能说说我骄傲的例子吗?

陈骁想了一下说,具体的例子倒说不上来,反正你给人的印象就是骄傲。骄傲并不全是坏事,关键是要骄傲到点子上。我也骄傲,男人嘛,没有点自尊心还行?关键是要有骄傲的资本,没有资本的骄傲是狂妄,有了资本的骄傲是自信。听明白了没有?

我嘴上说,明白。其实我心里想,未必你就有了骄傲的资本?你也太高临下了吧。

48.吓得脸都白了
萧邦只得返身回到那间屋子。店主将苏浚航抱在怀里,痛苦地看着萧邦。苏浚航几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,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并不完整的话:“锦帆……船舵……”萧邦大声问:“什么?”但苏浚航瞳孔里的亮光已完全消失。

萧邦走出这家航海模型商店的时候,又变成了一个老头子。事态越来越严重了,他必须尽快完成他的计划。他穿过大街,钻进胡同,从大港海事大学的后门走了进去。

正是周末,大港海事大学显得有些冷清。教学大楼后侧的操场上,十几个大学生正在打篮球。一个眉心中间有块黑痣的男生,正弯腰捡球的时候,突然被人拍了一下肩膀。

男生吃了一惊。他站起身,见一个瘦高的老头子双眼发出一种凶光盯着自己,不禁一怔。“李信民。”老头子说,“我找你有事。”

“你是谁?”他有些戒备地看着老头子。“你不认识我,但我女儿认识你。”老头子说。

“你女儿是谁?”李信民愈加惊疑。“别装蒜了!”老头子压低了声音,“我女儿昨晚给我打了电话,说你欺负她。”“我没有怎么她啊!”李信民毕竟只是个大学生,见女朋友的家长找来了,早就吓得没了主意,“我对芸芸挺好的,怎么会欺负她?”

老头子拍了一下他的肩膀,说道:“你小子长得还行,就不知你家里人怎么样。听女儿说你的母亲就在大港,我今天来,就是想见她。”

徐妈打了辆车,兴冲冲地赶到了位于校外的一间茶馆。徐妈进屋,脸都快笑烂了,以为见到了未来的亲家呢。寒暄过后,萧邦对李信民说:“信民,回学校去吧。我要同你妈单独谈谈你和芸芸的事。”

今天的徐妈收拾得很干净,穿了一件暗花呢子大衣,看上去决不是一个保姆,而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女主人。“唉呀,信民这孩子,有了女朋友,也不告诉俺这当娘的,您看……”徐妈习惯性地搓了搓手,以掩饰自己的紧张。“徐妈,你可知罪?”萧邦突然掏出一个上

面印着国徽的黑皮证件,在她面前晃了一下,“我是公安机关的。叫你到这里来,就是让你老实交代!你记住,作为一个公民,你有义务向公安机关坦白,将你知道的一切说出来!”

徐妈刚刚绽放的笑容突然僵在脸上,整个人像被重重地击了一棍:“你……你不是信民女朋友的……爸爸?”“不是。”萧邦说,“我用这种办法让你出来,是为你的安全考虑。你可能还不知道,你服务的叶雁痕家以及苏家的全部人员,都已经被公安人员秘密监视,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法网!我今天单独找你谈,是想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,你明白吗?”“俺……我没有犯罪啊……”

徐妈内心在挣扎,“俺只是叶总家的保姆,啥也不知道……”

萧邦轻轻地拍了一下桌子,茶杯里的水被震得晃了一下。“徐妈,你看看这个!”他拿出那枚船舵,放在桌子上,“经公安机关鉴定,这上面有你的指纹,你还想狡辩!”徐妈一见那枚船舵,吓得脸都白了,嘴唇哆哆嗦嗦,说不出话来。

萧邦见火候已到,便又严肃地说:“苏浚航并没有死。他亲自告诉我,说你是苏老船长在叶雁痕家安插的耳目。叶雁痕家里发生的每一件事,你都必须向老船长汇报。”

“苏总……苏总还说了些啥?”徐妈的防线已一点点被攻破了。“苏浚航说,有一件事,只有极少数人知道,其中一个是你。”萧邦目光灼灼地看着她。“俺知道啥?”徐妈此时露出了恐惧的表情。“洋洋,是他和林海若的孩子!”萧邦冷冷地说。徐妈眼里的恐惧更深。

大港市原副市长郭凤潮躺在自家阳台的躺椅上,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自从他被罢官之后,家里就冷清了。门铃声突然响起。他赶紧起来打开了门。

一个穿着带帽羽绒服的人站在门口,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,只留两只眼睛一个鼻子。郭凤潮吃了一惊。但见那人将帽子摘下来,露出了胖胖的脸。“原来是小靳。”郭凤潮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“有紧急情况!”靳峰未等郭凤潮说话,急道,“如果您相信我,请马上跟我下楼!”郭凤潮穿好大衣,戴上茶色眼镜,跟着靳峰出了家门。

惊世大海难

怀旧船长



新民晚报

2007年世界报业大会公布世界日报百强名列第43位 上海地区唯一上榜

2007年世界品牌实验室颁布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》 上海唯一入围日报

2007年6月,世界品牌实验室(World Brand Lab)颁布2007年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》,新民晚报名列该榜单第125名,较去年上升了3位,仍是上海市唯一进入该排行榜的媒体。

新民晚报·新民传媒